朱子語類

十四五

大學

經

仁13
775
6

朱子語類卷第十四

大學一

綱領

學問須以大學為先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中庸工夫密

規模大德明

讀書且從易曉易解處去讀如大學中庸語孟四書道理

粲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會得此四書何書不可讀何

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蓋卿

其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

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大

學一篇有等級次第總作一處易曉宜先看論語却實

但言語散見初看亦難子孟子有感激興發人心處中庸亦

難讀看三書後方宜讀之禹

先看大學次語孟次中庸果然下工夫句句字字涇渫切已看得透徹一生受用不盡只怕人不下工雖多讀古人書無益書只是明得道理却要人做出書中所說聖賢工夫未若果看此數書他書可一見而決矣謨

論孟中庸待大學貫通浹洽無可得看後方看乃佳道學不明元來不是上面欠却工夫乃是下面元無根脚若信得及脚踏實地如此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踐履自然純熟非但讀書一事也

人之為學先讀大學次讀論語大學是箇大坯模大學聲如買田契論語如田就闊狹去處逐段子耕將去或曰亦在乎熟之而已曰然去僞○人傑同

問欲專看一書以何為先曰先讀大學可見古人為學首末次第且就實處理會却好不消得專去無形影處理

會淳

可將大學用數月工夫看去此書前後相因互相發明讀之可見不比他書他書非一時所言非一人所記惟此書首尾具備易以推尋也力行

今且須熟究大學作間架却以他書填補去如此看得一兩書便是占得分數多後却易為力聖賢之言難精難者既精則後面粗者却易曉大雅

亞夫問大學大意曰大學是脩身治人底規模如人起屋相似須先打箇地盤既成則可舉而行之矣時舉

或問大學之書即是聖人做天下根本曰此譬如人起屋

是畫一箇大地盤在這裏理會得這箇了他日若有材料却依此起將去只此一箇道理明此以南面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

大學一書如行程相似自某處到某處幾里自某處到某處幾里識得行程須便行始得若只讀得空殼子亦無益也 履孫

大學如一部行程曆皆有節次今人看了須是行去今日行得到何處明日行得到何處可漸到那田地若只把在手裏翻來覆去歎望之燕之越豈有是理 自脩

大學是一箇腔子而今却要去填教實著如他說格物自家須是去誠意後亦填教實着 節

大學重處都在前面後面工夫漸漸輕了只是揩磨在 上投

○廣錄云後面其失漸輕亦是下揩磨底工夫在

看大學前面初起許多且見安排在這裏如今食次册相似都且如此呈說後方是可喫處初間也要識許多模樣賀孫

大學一字不胡亂下亦是古人見得這道理熟信口所說便都是這裏淳

大學總說了又逐段更說許多道理聖賢怕有此子照管不到節節覺察將去到這裏有恁地病到那裏有恁地病 節

明德如八窗玲瓏致知格物各從其所明處去今人不曾做得小學工夫一旦學大學是以無下手處今且當自

持敬始使端確一純一靜專然後能致知格物
而今無法嘗教作一說教人只將大學一日去讀一遍看
他如何是大人之學如何是小學如何是明德如何
是新民如何是止於至善日日如是讀月去日來自見
所謂溫故而知新須是知新日日看得新方得却不是
道理解新但自家這箇意思長長地新義剛
才仲問大學曰人心有明處於其間得一二分即節節推
上去又問小學大學如何曰小學涵養此性大學則所
以窮其理也忠信孝弟之類須於小學中出然正心誠
意之類小學如何知得須其有識後以此實之大抵大
學一節一節恢廓展布將去然必到於此而後進既到
而不進固不可未到而求進亦不可且如國既治又却

絜矩則又欲其四方皆準之也此一卷書甚分明不是
滾作一塊物事可學
大學是為學綱自先通大學立定綱領其他經皆雜說在
裏許通得大學了去看他經方見得此是格物致知事
此是正心誠意事此是脩身事此是齊家治國平天下
事
問大學一書皆以脩身為本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是脩
身內事曰此四者成就那脩身推出做許多事
致知格物大學中所說不過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
敬之類古人小學時都曾理會來不成小學全不曾知
得然而雖是止於仁止於敬其間却有多少事如仁必
有所以為仁者敬必有所以為敬者故又來大學致知

格物上窮究教盡如一入書院只到書院門裏亦是到来
亦喚做格物致知得然却不曾到書院築底處終不是
物格知至
人多教踐履皆是自立標置去教人自有一般資質好底
人便不須窮理格物致知此聖人作今大學便要使人入
齊入於聖人之域幹
大學所載只是箇題目如此要須自用工夫做將去賀孫
大學教人先要理會得箇道理若不理會得見聖人許多
言語都是硬將人制縛剩許多工夫若見得了見得許
多道理都是天生自然鐵定底道理更移易分毫不得
而今讀大學須是句句就自家身上看過少間自理會
得不待解說如語孟六經亦須就自家身上看便如自

家與人對說一般如何不長進聖賢便可得而至也賀孫
今人都是為人而學某所以教諸公讀大學且看古人為
學是如何是理會甚事諸公願為古人之學乎願為今
人之學乎敬仲
讀大學且逐段崖看這段時似得無後面底看第二段却
思量前段全文意脈屬却不妨幹
看大學固是着逐句看去也須先統讀傳文教熟方好從
頭仔細看若全不識傳文大意便看前頭亦難賀孫
或問讀大學曰讀後面須更温前面不可只恁地草草看
須温故而知新須是温故方能知新若不温故便要求
新則新不可得而知亦不可得而求矣賀孫
讀大學初間也只如此讀後來也只如此讀只是初間讀

得似不與自家相關後來看熟見許多說話須著如此做不如此做自不得賀孫

謂任道弟讀大學云須逐段讀教透默自記得使心口相應古時無多書人只是專心暗誦且以竹簡寫之尋常人如何辦得竹簡如此多所以人皆暗誦而後已伏生亦只是口授尚書二十餘篇黃霸就獄夏侯勝受尚書於獄中又豈得本子只被他讀得透徹後來著述諸公皆以名聞漢之經學所以有用賀孫

或問大學曰大槩是如此只是更要熟讀熟時滋味自別且如棗子生時將來嚼也是嚼這棗子熟時將來嚼也是嚼這般滋味別明永

問賀孫讀大學如何曰稍通方要讀論語曰且未要讀論語大學稍通正好着心精讀前日讀時見得前未見得後面見得後未接得前面今識得大綱統體正好熟看如嚼棗實相似初只恁地硬咬嚼待嚼來嚼去得滋味如何便住却讀此書功深則用博昔和靖見伊川平生方得大學西銘看今人半年要讀多少書其且要人讀底是如何緣此書却不多而規模周備九讀書初一項須著十分工夫了第二項只費得九分工夫第三項便只費六七分工夫少刻讀漸多自貫通他書自不着得多工夫賀孫

諸生看大學未曉而輒敬着論語者責之曰公如嚼飯一般未曾有顆粒到口如何又要嚼這般嚼那般這都是不曾好生去讀書某嘗謂人看文字曉不得只是未曾

意之文字在眼前他心不曾看上面一只是恁地畧綽將過這心元不曾仗敬在這裏看他只自恁地豹跳不肯在這裏理會又自思量做別處去這事未了又要理會一件事做這如何要理會得今之學者看文字且須靨這心在文字上一逐字看了又逐句看逐句看了又逐段看未有曉不得者賀孫

子淵說大學曰公看文字不似味道只就本子上看看來看去久之浹洽自應有得公便要去上面生意只討頭不見某所成章句或問之書已是傷多了當初只怕人不曉不得故說許多今人看反曉不得此一書之間要緊只在格物兩字認得這裏看則許多說自是閑了初看須用這本子認得要害處本子自無可用某說上句

重頭看得了只做一句說了方好某或問中已說多了却不說到這般處看這一書又自與看語孟不同語孟中只一項事是一箇道理如孟子說仁義處只就仁義上說道理孔子答顏淵以克己復禮只就克己復禮上說道理若大學却只統論其功用之極至於平天下然天下所以平却先須治國國之所以治却先須齊家家之所以齊却先須脩身身之所以脩却先須正心心之所以正却先須誠意意之所以誠却先須致知知之所以至却先須格物本領全只在這兩字上又須知如何是格物許多道理自家從來檢有不合有定是合有定是不合有定是人人都有人之心便具許多道理見之於身便見於家便是一家之中有許多道

理施之於國便是一國之中有許多道理施之於天下便是天下有許多道理格物兩字只是指箇路頭須是自去格那物始得只就紙上說千千萬萬不濟事 賀孫

蒼林子淵說大學曰聖人之書做一樣看不得有只說一箇下工夫規模有首尾只說道理如中庸之書勞勞初頭便說天命之謂性若是這般書全著得思量義理如大學只說箇做工夫之節目自不消得大段思量總看通便自曉得只是做工夫全在自家身已上却不在文字上文字只不著得思量說窮理只就自家身上求之都無別物事只有箇行義禮智看如何千變萬化也離這四箇不得公且自看日用之間如何離得這四箇如信者只是有此四者故謂之信信實也實是有此論其體則實是有仁義禮智論其用則實是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更假僞不得試看天下豈有假做得仁假做得義假做得禮假做得智所以說信者以言其實有而非僞也更自一身推之於家實是有父子有夫婦有兄弟推之天地之間實是有君臣有朋友都不是待後人旋安排是合下元有此又如一身之中裏面有五臟六腑外面有耳目口鼻四肢這是人人都如此存之為仁義禮智發出來為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人人都有此以至父子君臣亦莫不皆然至於物亦莫不然但其拘於形拘於氣而不變然亦就他一箇子有發見處看他也自有父子之親有牝牡便是有夫婦有大小便是有兄弟就他同類中各有群衆便是有朋友亦有

丰腦便是有箇竅只緣本未都是天地所生其這根蒂所以大率多同聖賢出來撫臨萬物各因其性而道之如昆蟲草木未嘗不順其性知而取之以時用之有節當春生時不殀夭不覆巢不殺胎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所以能使萬物各得其所者惟是先知得天地本來生生之意賀孫

問大學曰看聖賢說話所謂坦然若大路然緣後來人說得嶇嶇崛崛所以聖賢意思難見賀孫

聖賢形之於言所以發其意後人多因言而失其意又因註解而失其主九觀書且先求其意有不可曉然後以註通之如看大學先看前後經亦自分明然後看傳可學

大學諸傳有解經處有只引經傳揚處其意只是提起一事使人讀着常惺惺地道夫

伊川舊日教人先看大學那時未有解說想也看得熟突

而今看註解覺大段分曉了只在子細去看賀孫

看大學且逐章理會須先讀本文一念得次將章句來解本文又將或問來參章句須逐一令記得反覆尋究待他浹洽既逐段曉得將來統看溫尋過這方始是須是靠這心若一向靠寫底如何得又曰只要熟不要多賀孫

聖人不令人懸空窮理須要格物者是要人就那上見得道理破便實只如大學一書有正經有解有或問看來看去不用或問只看註解便了久之又只看正經便了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學在我胸中而正經亦不用矣然

不用某許多工夫亦看其底不出不用聖賢許多工夫亦看聖賢底不出大雅

或問大學解已定否曰擾某而今自謂穩矣只恐數年後又見不穩這箇不由自家問中庸解曰此書難看大學本文未詳若某於或問則詳之此書在章句其或問中皆是辨諸家說理未必是有疑處皆以盖言之淳

大學章句次第淳皆明白易曉不必或問但致知格物與誠意較難理會不得不明辨之耳人傑

子淵問大學或問曰且從頭逐句理會到不通處却看章句或問乃注脚之注脚亦不必深理會賀孫

學者且去熟讀大學正文了又子細看章句或問未要看俟有疑處方可去看又曰某解書不合太多又先准備

學者為他設疑說了他未曾疑到這上先與說了所以致淳學者看得容易了聖人云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須是教他疑三朝五日了方始與說他便通透更與從前所疑慮也會因此觸發工夫都在許多思慮不透處而今却是看見成解底都無疑了吾儒與老莊學皆無傳惟有釋氏常有人盖他一切掀淳不說都待別人自去敲擊自有箇通透處只是吾儒又無這不說底若如此少間差異了又曰解文字下字最難某解書所以未定常常更改者只為無那恰好底字子把來看久見不穩當又着改幾字所以橫渠說命辭為難賀孫

某作或問恐人有疑所以設此要他通曉而今學者未有

疑却反被這箇生出疑賀孫

或問朱敬之有異聞乎曰平常只是在外面聽明友問答

或侍棗面亦只說某病痛處得一日教看大學曰我平

生精力盡在此書先須通此方可讀書賀孫

某於大學用工甚多溫公作通鑑言臣平生精力盡在此

書某於大學亦然論孟中庸却不費力友仁

大學一日只看二三段時便有許多脩處若一句看去便

少不是少只是看得前頭草草

某解註書不引後面說來證前說却引前說去證後說蓋

學者方看此有未曉處又引他處只見難曉大學都是

如此個

說大學啓蒙畢因言某一生只看得這兩件文字透見

前賢所未到處若使天假之年庶幾將許多書逐件看得

透恁地效有工夫賀孫

序

亞夫問大學序云既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又有氣質之

稟所謂氣質便是剛柔強弱明快遲鈍等否曰然又云

氣是那初稟底質是成這模樣了底如金之鑛未之萌

芽相似又云只是一箇陰陽五行之氣滾在天地中精

英者為人渣滓者為物精英之中又精英者為聖為賢

精英之中渣滓者為愚為不肖修

問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

君師何處見得天命處曰以也如何知得只是才生得

一箇恁地底人定是為億兆之君師便是天命之也他

既有許多氣魄才德決不但已必統御億兆之衆人亦自是歸他如三代已前聖人都是如此及至孔子方不然雖不為帝王也開他不得也做出許多事來以教天下後世是亦天命也 僩

問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天如何命之曰只人心歸之便是命問孔子如何不得命曰中庸云大德必得其位孔子却不得氣數之差至此極故不能反可學

問繼天立極曰天只生得許多人物與你許多道理然天却自做不得所以立得聖人為之脩道立教以教化百姓所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是也蓋天做不得底却須聖人為他做也 僩

問各俛焉以盡其力下俛字何謂曰俛字者乃是勉

頭只管做將去底意思 友仁

問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曰這个須先識得外面一个規模之大內中做个天以實之所謂規模之大人為學便當以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及明明德於天下為事不成只要獨善其身便了須是志於天下所謂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也所以大學第二句便說在新民 僩

明德新民便是節目止於至善便是規模之大道夫

仁甫問釋氏之學何以說為高過於大學而無用曰古儒更着讀書逐一就事物上理會道理他便都掃了這个他便恁地空空寂寂恁地便道事都了只是無用德行道藝藝是一个至末事然亦皆有用釋氏若將此子事

付与之便都沒柰何又曰古人志道據德而游於藝禮樂射御書數數者皆為最末事若而今行之則箕法亦甚有用若時文整篇整卷要作何用即徒壞了許多士子精神賀孫

經上

大學首三句說一箇體統用力處却在致知格物端蒙

天之賦於人物者謂之命人與物受之者謂之性主於一身者謂之心有得於天而光明正大者謂之明德敬仲

下明明德

或問明德便是仁義禮智之性否曰便是

或問所謂仁義禮智是性明德是主於心而言曰這个道理在心裡光明照徹無一毫不明

明德是指全體之妙下面許多節目皆是靠明德做去

明明德只是提撕也　士毅

學者須是為己聖人教人只在大學第一句明明德上下工夫立心則如今端己斂容亦為己也做得一件事是實亦為己也聖人教人持敬只是須着從這裡說起其實若知為己後即自然着敬方子

明明德乃是為己工夫那个事不是分內事明德在人非是從外面請入來底蓋卿

為學只在明明德一句君子存之存此而已小人去之去此而已一念綣然自覺其非便是明之之端儒用

大學在明明德一句當常常提撕能如此便有進步處蓋其原自此發見人只一心為本存得此心於事物方知

有脉絡貫通處　季札

在明明德須是自家見得這物事光明燦爛常在目前始得如今都不曾見得這須是勇猛着起精神拔出心肝與它看始得正如人跌落大水浩無津涯須是勇猛奮起得而今都只汎汎聽他流將去

或以明明德譬之磨鏡曰鏡猶磨而後明若人之明德則未嘗不明雖其昏蔽之極而其善端之發終不可絶但當於其所發之端而接續光明之令其不昧則其全體大用可以盡明且如人知已德之不明而欲明之只這知其不明而欲明之者便是明德就這裡便明將去

明明德如人自云天之所與我未嘗昏只知道不昏便不明明德是明明德只見一點明便於此明去正如人醉醒初間少醒至於大醒亦只是一醒學者貴復其初至於已到地位則不著個復字可學

問明明德曰人皆有个明處但為物欲所蔽則撥去了只就明處漸明將去然須致知格物方有進步處識得本來是甚麼物　季札

明德未嘗息時時發見於日用之間如見非義而羞惡見尊賢而恭敬見善事而歎慕皆明德之發見也如此推之極多但當因其所發而推廣之

明德謂得之於已至明而不昧者也如父子則有親君臣則有義夫婦則有別長幼則有序朋友則有信初未嘗

差也苟或差焉則其所得者昏而非固有之明矣 襄孫

人本來皆具此明德德內便有此仁義禮智四者只被外物汨沒了不明便都壞了所以大學之道必先明此明德若能學則能知覺此明德常自存得便去刮剔一不為物欲所蔽推而事父事君忠推而齊家治國平天下皆只此理大學一書若理會得這一句便可迎刃而解

椿

明德也且就切近易見處理會也且慢慢自見得如何一日便都要識得如此出必是告反必是面昏定晨省必是昏定晨省這易見徐行後長者謂之弟這也易見有甚不分明如九族既睦是妻一家之明德百姓昭明是堯一國之明德黎民於變雍是

堯天下之明德如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是不孝到能昏定晨省冬温夏清可以為孝然而從父之令今看孔子說却是不孝須是知父之命當從也有不可從處蓋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熬諫諭父母於道方是

孝賀孫

曾興宗問如何是明明德曰明德是自家心中具許多道理在這裡本是个明底物事初無暗昧人得之則為德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從自家心裡出來觸着那物便是那个物出來何嘗不明緣為物欲所蔽故其明易昏如鏡本明被外物點汙則不明了少間磨起則其明又能照物又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危則明所謂定者非是定於這裡全不脩習待他自明惟是定後却好去學看來看去

久後自然徹又有一人問自覺胸中甚昧曰這明德亦不甚昧如適來說惻隱羞惡辭遜是非等此是心中元有此等物發而為惻隱這便是仁發而為羞惡這便是義發而為辭遜是非便是禮智看來這个亦不是甚昧但恐於義理差一處有似是而非者未能分別耳且如冬温夏清為孝人能冬温夏清這便是孝至如子從父之令本似孝孔子却以為不孝與其得罪於鄉閭不若且諫父之過使不陷於不義這處方是孝恐似此處未能大故分別得出方昧且如舜宣王見牛之觳觫便有不忍之心欲以羊易之這便見惻隱處只是見不完全及到與甲兵危士臣之處便欲快意為之是見不精確不能推

或問明明德是於靜中本心發見學者因其發見處從而窮究之否曰不特是靜雖動中亦發見孟子將孺子將入井人所共見能於此發端處推明便是明盖人心至靈有什麼事不知有什麼道理不具在這裡何緣有不明為是氣稟之偏又為物欲所亂如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之於味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所以不明然而其德本是至明物事終是遮不得必有時發見便教至惡之人亦他做去又如胡侍郎讀史管見其為文字與所見處甚好到他自做處全相反不知是如何却似是兩人做事一般前日所見是一人今日所行又是一人是見不真確致得如此卓

時乎有善念之發學者便當因其明處下工夫一向明將去致知格物皆是事也且如今人做得一件事不是有時都不知便是昏處然有時知得不是這个便是明處孟子發明赤子入井蓋赤子入井出於倉猝人都主張不得見之者莫不有怵惕惻隱之心又曰人心莫不有知所以不知者但氣稟有偏故知之有不能盡所謂致知者只是教他展開使盡又曰看大學先將經文看教貫通如看了一段相參酌看教他貫通如看了隻手將趣便有五指頭始得今看或問只逐此一子看都不貫通如何得子蒙

或問明明德云云曰不消如此說他那注得自分曉了只要你實去體察行之於身須是真个明得這明德是怎生地明是如何了得它虛靈不昧須是真个不昧具得衆理應得萬事只恁地說不濟得事又曰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五者皆明明德事格物致知便是要知得分明誠意正心脩身便是要行得分明若是格物致知有所未盡便是知得這明德未分明意未盡誠便是這德有所未明心有不正則德有所未明身有不脩則德有所未明須是意不可有頃刻之不誠心不可有頃刻之不正身不可有頃刻之不脩這明德方常明問所謂明德工夫也只在讀書上曰固是在讀書上然亦不專是讀書事上也要理會書之所載者固要逐件理會事而參之所有當理會者極多端(個○畫別出)有古所未有底

問或謂虛靈不昧是精靈底物事具衆理是精靈中有許
多條理應萬事是那條理發見出來底曰不消如此解
說但要識得這明德是甚物事便切身做工夫去其氣
稟物欲之蔽能存得自家個虛靈不昧之心足以具衆
理可以應萬事便是明得自家明德了若只是解說虛
靈不昧是如何具衆理是如何應萬事又是如何邦濟
得甚事又問明之之功莫須讀書為要否曰固是要讀
書然書上有底便可就書理會若書上無底便着就事
上理會若古時無底便着就而今理會蓋所謂明德者
只是一个光明底物事如人與我一把火將火照物
則無不燭自家若滅息着便是暗了明德能吹得着時
又是明其明德所謂明之者致知格物誠意正心脩身是要行得分
明然既明其明德又要功夫無間斷使無時而不明方
得若知有一毫之未盡物有一毫之未窮意有頃刻之不誠
心有頃刻之不正身有頃刻之不脩則明德人暗了惟
知無不盡物無不格意無不誠心無不正身無不脩即
是盡明明德之功夫也 盡

問大學注言其體虛靈而不昧其用鑒照而不遺此二句
是說心說德曰心德皆在其中更子細看又問德是心
中之理否曰便是心中許多道理光明鑒照毫髮不差
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

者也禪家則但以虛靈不昧者爲性而無以具衆理以
下之事倜

問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是如何曰人固有理會得
處如孝於親友於弟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不可謂他
不知但須去致極其知因那理會得底推之於理會得
得底自淺以至深自近以至遠又曰因其已知之理而
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廣

問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莫是天生德於予之德曰
莫如此問只理會明德是我身上甚麼物事某若理會
不得便應付公是天生德於予之德公便兩下都理會不
得且只就身上理會莫又引一一句來問如此只是紙上
去討又曰此明德是天之予我者莫令汗漫當常常

以明之驟

問明明德意思以平且驗之亦見得於天者未嘗不明曰
不要如此看且就明德上說如何又引別意思證讀書
最不要如此賀孫遂就明德上推說曰須是更仔細體
驗不然皆是閑說賀孫

傳故子說明明德曰大綱也是如此只是說得恁地孤單
也不得且去子細看聖人說這三句也且大段恁地說
到下面方說平天下至格物者便是明明德新民底工
夫就此上看理會得透徹明德新民都在這裡而今且
去子細看都未要把自家言語意思去攙他底公說胸
中有箇分曉底火間捉摸不著私意便從這裡生便去
穿鑿而今且去熟看那解看得細字分曉了便曉得大

字便與道理相近道理在那無字處自然見得而今且說捺物這箇事理當初甚處湏來如今如何安頓它逐一只是虛心去看萬物之理看日用常行之理看聖賢所言之理

明德謂本有此明德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其良知良能本自有之只為私欲所蔽故暗而不明所謂明明德者求所以明之也譬如鏡為塵昏故不能照湏是磨去塵垢然後鏡復明也在新民明德而後能新民（德明以下明德新民）

或問明德新民還湏自家德十分明後方可去新民曰不是自家德未明便都不管着別人又不是硬要去新他若大段新民湏是德十分明方能如此若小小効驗且是自家這裡如此他便自觀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自是如此子蒙

問明德新民在我有以新之至民之明其明德却又在它曰雖說是明己德新民德然其意自可參見明明德於天下自新以新其民可知寓

盍徹問新民莫是脩道之謂教有以新之否曰道之以德是明明德齊之以禮是以禮新民也是脩道之謂教有禮樂去度政刑使之去箇汙心也驤

至善只是十分是處（質孫下此至善）

至善猶今人言極好才字（下此至善）

曰善者固是好然方是好事未是極好處必到極處便是道理十分盡頭無一毫不盡故曰至善（僩）

書是極好處且如孝冬溫夏清昏定晨省雖然是孝底
事然須是能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方始是盡得所謂孝
(履孫)
至善是个最好處若二十件事做得九件是一件不盡亦不
是至善(震)

說一箇止字之說一箇至字直是要到那極至處而後止
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也(德明)
善須是至善始得如通書純粹至善亦是(淳)
問必至於是而不遷如何曰未至其地則不遷既至其
地則不當遷動而之它也(德明)
問止於至善向承教以為君止於仁臣止於敬各止其所
而行其所止之道知此而能定今自先生語竇文卿

云坐如尸坐時止也立如齊立時止也豈以自君臣父
子推之於萬事無不各有其止曰固然定公問君使臣
臣事君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與臣是所止
之處禮與忠是其所止之善又如視思明聽思聰色思
溫貌思恭之屬無不皆然(德明)
問至善先生云事理當然之極也恐與伊川說民其止止
其所止之義一同謂有物必有則如父止於慈子止於
孝君止於仁臣止於敬萬物無事莫不各得其所得其
所則安失其所則悖所謂止其所者即止於至善之地
也曰只是要如此卓
或問何謂明德曰我之所得以生者有許多道理在裡其
光明處乃所謂明德也明德者是直指全體之妙下

面許多節目皆是靠明德做去又問既曰明德又曰至善何也曰明得一分便有一分明得十分便有十分明得二十分乃是極至處也又曰明德是下手做至善是行到極處又曰至善雖不外乎明德然明德亦有畧畧明者須是止於那極至處（德缺以下明至善）

大學只前面三句是綱領如狻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此良心也良心便是明德止是事事各有个止處如坐尸立如齋坐立上須得如此方止得又如視思明以下皆止於至善之意大學須自格物入格物從敬入最好只敬便能格物敬是个瑩徹底物事令人却塊坐了相似要須提撕有提撕便不敬德明

問明德至善莫是一个否曰至善是明德中有此極至處如君止於仁臣止於敬父止於慈子止於孝與國人交止於信此所謂在止於至善只是又當知如何而為止於仁如何而止於敬如何而止於慈孝與國人交之信這裡便用窮竟一个下工夫處（景紹曰止莫是止於此而不過否曰固是過與不及皆不濟事但仁敬慈孝誰能到得這裡聞有不及者矣未聞有過於此者也如舜之命契不過是欲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只是此五者至於後來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明此而已這个道理本是天之所以與我者不為聖賢而有餘不為愚不肖而不足但其間節目須當講學以明之此所以讀聖賢之書須當知他下工夫

處今人只据他說一兩字便認以為聖賢之所以為聖賢者止此而已都不窮究着實殊不濟事且如論語相似讀學而時習之須求其所謂學者如何如何謂之時習既時習如何便能說有朋自遠方来朋友因甚而来自遠方我又何自而樂須着一一與他考究似此用工夫道夫

明明德是知止於至善是守夫子曰知及之仁能守之聖賢未嘗不為兩頭底說話如中庸所謂擇善固執擇善固執便是理會知之事固執便是理會守之事至書論堯之德便說欽明舜便說濬哲文明温恭允塞欽是欽敬以自守明是其德之聰明濬哲文明便有知底道理温恭

允塞便有守底道理此條所錄恐有誤

問新民如何止於至善曰事事皆有至善處又曰善字輕至字重節以下新民止至善

問新民止於至善只是要民脩身行已應事接物無不曲當曰雖知之亦當使由之不出規矩準繩之外節

止於至善是包在明明德在新民已也要止於至善人也之所以望他者則不可不如是也道夫○以下明德新民至善

明德新民二者皆要至於極處明德不是只畧畧地明得便了新民不是只畧畧地新得便休須是要至於極至

處賀孫

問至善不是明德外別有所謂善只就明德中到極處便是否曰是明德中也有至善新民中也有至善皆要到那極處至善隨處皆有脩身中也有至善必要到那盡處齊家中也有至善亦要到那盡處至善只是以其極言不特是理會到極處亦要做到極處如為人君止於仁固是一个仁然仁亦多般須是隨處看如這事合當如此是仁那一事又合當如彼亦是仁若不理會只晉熟一邊便成一邊去如為人臣止於敬亦有多少般不可只道聲聲喨喨曲拳便是敬如盡忠不欺陳善閉邪紹君無過之地皆是敬皆當理會若只執一亦成一邊去安得謂之至善至善只是些子恰好處韓文公謂軻之距楊墨之功不在禹下若無孟子之言後人不得其傳自秦漢以来豈無人亦只是無那至善見不到分極好處做亦不做到十分極處（導同）

明德是我得之於天而方寸中光明底物事統而言之仁義禮智以其發見而言之如惻隱羞惡之類以其見於實用言之如事親從兄是也如此等德本不待自家明之但從来為氣稟所拘物欲所蔽一向昏昧更不光明而今却在那挑剔揩磨出来以復向来得之於天者此便是明明德我既是明得个明德見他人為氣稟物欲所昏自家豈不惻然欲有以新之使之亦如我挑剔揩磨以革其向来氣稟物欲之昏而復其得之於天者此便是新民然明德新民初非是人力私意所為本自有个個當然之則過之不可不及亦不可旦以孝言之孝是明德然亦自有當然之則不及則固不是若是過其則

必有到眼之事須是要到當然之則田地而不遷改方是止於至善泳

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不及於止則是未當止而止當止而不止則是過其所止能止而不止則是失其所止

倜

明德新民皆當止於極好處止之為言未到此便住不可謂止到得此而不能守亦不可言止止者止於是而不遷之意或問明明德是自己事可以做得到極好處若新民則在人如何得他到極好處曰且教自家先明得盡然後漸民以仁摩民以義如孟子所謂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又從而振德之如此變化他自然鮮到極好處銖

或問明德可以止於至善新民如何得他止於至善曰若是新民而未止於至善亦是自家有所未到若使聖人在上便自有個處置又問夫子非明德其歷諸國豈不欲春秋之民皆止於至善到他不從聖人也無可奈何曰若使聖人得位則必須綏来動和又云此是說理理必須是如此且如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然亮有九年之水想有多少不育之物大德必得名位福壽也豈個個如此只是理必如此胡泳

明明德便要如湯之日新新民便要如文王之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各求止於至善是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也明明德是欲去長安止於至善是已到長安止於至善也拱壽

劉源問知止而後有定曰此一節只是說大綱效驗如此
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却是做工夫處雖以知止
有定
在止於至善至者天理人心之極致蓋其本於天理驗於
人心即事即物而無所不在吾能各知其止則事事物
物莫不各有定理而分位界限為不差矣端蒙
須是灼然知得物理當止之處心自會定砥
問知止而後有定須是物格知至以後方能如此若未能
物格知至只得且隨所知分量而守之否曰物格知至
也無頓斷都知到盡處了方能知止有定只這一事上
知得盡則此一事便知得當止處無緣便要盡底都曉
得了方知止有定不成知未到盡頭只恁地鶻突獃在
這裡不知个做工夫處這箇各隨人淺深固是要知到
盡處方好只是未能如此且隨你知得者只管定去如
人行路今日行得這一條路則此一條路便知得熟了
便有定了其它路皆要如此知得分明所以聖人之教
只要人只管理會料去又曰這道理無窮只怕人等待
事到面前便理會得去做無有不得者只怕等待所以
說需者事之下也又曰需者事之賊也若是等待終誤
事去又曰事事要理會便是人說一句話也要思量他
怎生如此說做一篇沒緊要文字也須思量他怎生如
此做個
知止而後有定須是事事物物都理會得盡而後有定若
只理會得一事一物明日別有一件便理會不得這箇

道理須是理會得五六分以上方見得這邊重那邊輕後面便也易了而今未理會到半截以上所以費力須是逐一理會以間多了漸會貫通兩箇合做一箇少間又七八箇合做一箇便都一齊通透了伊川說貫通字是妙若不是他自曾如此如何說出這字賀孫

知止而後有定必謂有定不謂能定故知是物有定說振

未知止固用做但費把捉已知止則爲力也易倣

定亦自有淺深如學者思慮凝定亦是定如道理都見得徹各止其所亦是定只此地位已高端蒙

問定而後能靜曰定是見得事事物物上千頭百緒皆有定理靜只就自家一箇心上說賀孫 下定靜

以理言故曰有靜以心言故曰能義剛

定是理靜在心既定於理心便會靜若不定於理則此心只是東去西走泳

問章句云外物不能搖故靜舊說又有異端不能感之語竊謂將二句參看尤見得靜意曰此皆外來意凡立說須寬方流轉不得局定德明

問大學之靜與伊川靜中有動之靜同否曰未須如此說如此等處未到那裡不要理會少頃都打亂了和理會得處也理會不得去上蔡

問靜而後能安曰安只是無鞋襪之意才不紛擾便安問如此則靜與安無分別曰二字自有淺深下德明○以下靜安

問安謂所處而安莫是把捉得定時處事自不爲事物所移否曰這箇本是一意但靜是就心上說安是就身上

說而今人心才不靜時雖有意去安頓那物事自是不
安若是心靜方解去區處方解穩當義剛
既靜則外物自然無以動其心既安則所處而皆當看打
做那裏去都移易他不得道夫
問靜而後能安是在貧賤在患難皆安否曰此心若不靜
這裡坐也坐不得寓
能安者以地位言之也在此則此安在彼則彼安在富貴
亦安在貧賤亦安節
問知止章中所謂定靜安終未深瑩曰知止只是識得一
箇去處既已識得即心中便定更不他求如求之彼又
求之此即是未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亦相去不
遠但有深淺耳與中庸動變化相類皆不甚相遠問先

生於此段詞義望加詳數語使學者易曉曰此處亦未
是緊切處其他亦無可說德明
定靜安頗相似定謂所止各有定理靜謂遇物來能不動
安謂隨所寓而安蓋深於靜也去偽
定靜安三十字大畧相類然定是心中知為人君止於仁為
人臣止於敬心下有箇定理便別無勞攘自然是靜如
此則隨所處而安
知止而後有定如行路一般若知得是從那一路去則心
中自是定更無疑惑既無疑惑則心便靜心既靜便貼
貼地便是安既安則自然此心專一事至物來思慮自
無不通透若心未能靜安則總是胡思亂想如何是能

定對動而言初知所止是動底方定方不走作如水之初
定靜則定得來久物不能撓處山林亦靜處廛市亦靜
安則靜者廣無所適而不安靜固安動亦安有處甚事
皆安然不撓安然後能慮今人心中擾漾不定纍纍逐能
處得事否慮者思之精審也人之處事於叢冗急遽之
際而不錯亂者非安不能聖人言雖不多推出來便有
許多說話在人細看之耳僩

問安而後能慮曰先是自家心安了有此事來方始思量
區處得當今人先是自家這裡鶻突了到事來都區處
不下既欲為此又欲為彼既欲向西便是不
能慮然這也從知止說下來若知其所止自然如此這
却不消得工夫若知所止如火之必熱如水之必深如

食之必飽飲之必醉若知所止便見事事決定是如此
決定着做到如此地位欠闕些子便自住不得如說書
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人多會說得只是不曾
見得決定着竭其力處決定着致其身處若決定見得
着如此者如何也須要到竭其力處須要到致其力處
且如事君若不見得決定着致其身則在內親近必不
能推忠竭誠有犯無隱在外任使必不能展布曰體有
有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這若不是見得
如何會恁地賀孫 知 廣

李德之問安而後能慮既首言知止矣如何於此復說能
慮曰既知此理更須是審思而行且如知孝於事親須
思所以為事親之道又問知至而後意誠如何知既盡

後意便能實先生指燈臺而言如以燈照物照見處所見便實照不見處便有私意非真實又問持敬居敬如何曰且如此做將去不須先安排下樣子後却旋求來合蓋卿

子升問知止與能慮先生昨以此易中深與幾或問中却兼下極深研幾字賛未穏曰當時下得也未仔細要之只着得研幾字木之李約之問安而後能慮曰若知至了及臨時不能慮則安頓得不恰好且如知得事親當孝也知得恁地是孝及至事親時不思慮則孝或不行而非孝者反露矣文子蒙慮

問安而後能慮曰若不知此則自家先已紛擾安能慮

能安者隨所處而安無所擇地而安能慮是見於應事處能慮節

慮是思之重複詳審者方子

慮是研幾閎祖

問到能得處學之工夫盡否曰在己之功亦備矣又要明明德於天下不止是要了自家一身淳得

因說知止至能得上云止於至善矣此又提起來說言能知止則有所定則知其理之確然如是一定則不可移易任是千動萬動也動搖他不得既定則能靜靜則能安安則能慮慮則能得其所止之實矣卓

知止至能得蓋才知所止則志有定向才定則自能靜靜

則自能安安則自能慮慮則自能得要緊在能字蓋涵
涵而去自然知此者慮謂會思量事凡思天下之事莫
不各得其當是也 履孫
知止只是先知得事理如此便有定能靜安及到事
乃能慮能字自有道理是事至物來之際思之審處之
當斯得之矣 履孫
問據知止已是思慮了何故靜安下復有个慮字既靜安
了復何所慮曰知止只是先知得事理如此便有定能
靜能安及到事至物來乃能慮能字自有意思謂知之
審而后能慮慮之審而后能得 賜
或問定靜安慮四節曰物格知至則天下事事物物皆知
有个定理定者如寒之必衣飢之必食更不用商量

見既定則心不動搖走作所以能靜既靜則隨所處而
安看安頓在甚處貧賤患難無往而不安靜
者主心而言安者主身與事而言若人所見未定則心
何緣得靜心若不靜則既要如彼又要如此身何緣得
安能慮則是前面所知之事到得會行得去如平時知
得為子當孝為臣當忠到事親事君時則能思慮其曲
折精徹而得所止矣 胡泳

琮曰上面已自知止今慮而得者依舊是知底意思云云
先生曰只上面是方知下面是實得耳問如此何用更
過定靜安三个節目曰不如此不實得曰如此上面知
止處其實未有知也通此五句才做得致知在格物一
句曰今人之學都是敏底不如鈍底鈍底循循而進終

有得處敬底只是從頭呼揚將來只務自家一時痛快終不見實理琮

問定即心有所向不至走作便靜靜便可以慮何必待安曰安主事而言不安便不能思思便不得專一定靜安都相似未到安處思量未得知正是知个慈知个孝到得時方是得个慈得个孝底道理慮是慮个如何是慈如何是孝又問至於安時無勉強意思否曰在貧賤也安在富貴也安在這裡也安在這裡不安了在那裡也不會安心一下無理會如何會去思慮問章句中慮謂思無不審莫是思之熟否曰慮是思之周密處

王子周問知止至能得曰這數句只是要曉得知止不

游子蒙問知止得止莫稍有差別否曰然知止如射者之於的得止是已中其的問定靜安矣如之何而復有慮曰慮是事物之來要審一審劉淮叔通問慮與格物致知不相干曰致知便是要知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慮便是審其如何而為孝如何而為慈至言仁則當如堯言孝則當如舜言敬則當如文王這方是得止子蒙言開欲以明德之明為如人之失其所有而一旦復得以喻之至慮字則說不得曰知止而有定便如人擡看

所失而不用終日營營以求之定而靜便如人既不用求其所失自閑寧靜而安便如人既知其物在甚處其物在甚處心下恬然無復不安而慮便如自家金物都自在這裡又如人來問自家討甚金物自家也須索上手審一審然後與之慮而得則秤停輕重皆相當矣或又問何故知止而定靜安了又復言慮曰且如可以予可以無予可以取可以無取可以死可以無死這上面有幾許商量在道夫

問知止而後有定曰須是灼然知得物理當止之處心自會定又問上既言知止了何更待慮而後能得曰知止是知事事物物各有其理到慮而後能得處便是得所以處事之理知止如人之射必欲中的終不成要射做東去又要射做西去慮而後能得便是射而中的矣且如人早間知得這事理如此到晚間心裡定了便會處置得這事若是不先知得這道理到臨事時便腳忙手亂豈能慮而有得問未接物以前如何致力曰古人這處已自有小學了（舄同）

子升問知止能慮之別曰知止是知事物所當止之理到得臨事又須研幾審慮方能得所止如易所謂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此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此便是能慮聖人言語自有不約而同處未之說如此則知止是先講明工夫能慮是臨事審處之功曰固是再問知止而后有定注謂知之則志有定向或問謂能知所止則方寸之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矣語似不同

何也曰也只一般本之知止只是有這个道理也須是得其所止方是若要得其所止直是能慮方得能慮却是緊要知止如知為子而必孝為臣而必忠能得是自親為忠孝之事若徒知這个道理至於事親之際為私欲所汨不能盡其孝事君之際為利祿所汨不能盡其忠這便不是能得矣能慮是見得恁事合當如恁便如恁做道大人本有恁理但為氣稟物欲所蔽若不格物致知事至物來七顛八倒若知止則有定能慮得其所止節

問知止至能得曰真個是知得到至善處便會到能得地位中間自是效驗次第如學者工夫却在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上如何要去明明德如何要去新民如何

陳子安問知止至能得其間有工夫云曰有次序無工夫才知止自然相因而見只知止處便是工夫又問至善雖不外乎明德然明德亦有畧畧須是明德否曰至善處便會明者須是止那極至處雖若無甚間隔其間亦有少過度真知所止則必得所止雖若無甚間隔其間亦有漸次也

林子淵問知止至能得曰知與行工夫須着並到知之愈明則行之愈篤知之愈萬則行之愈萬二者皆不可偏廢如二人兩足相先後行便會漸漸行得到若一邊軟了便一步也進不得然又須先知得方行得所以大學先要得止於至善正當理會知止能得這處却未甚要緊

聖人但說个知止能得樣子在這裏

陳子安問知止至能得其間有工夫云曰有次序無工夫才知止自然相因而見只知止處便是工夫又問至善雖不外乎明德然明德亦有畧畧須是明德否曰至善處便會明者須是止那極至處雖若無甚間隔其間亦有少過度真知所止則必得所止雖若無甚間隔其間亦有漸次也

林子淵問知止至能得曰知與行工夫須着並到知之愈明則行之愈篤知之愈萬則行之愈萬二者皆不可偏廢如二人兩足相先後行便會漸漸行得到若一邊軟了便一步也進不得然又須先知得方行得所以大學先

說致知中庸說知先於行勇而孔子先說知及之然學問謹思明辨力行皆不可闕一賀孫

問知止能得一段曰只是這个物事滋長得頭面自各別今未要理會許多次第且要先理會个知止待將來時便自見得先生論看文字只要虛心潛去舊聞以來新見時舉

黃去私問知止至能得曰工夫全在知止若能知止則自能如此人傑

知止至能得譬如喫飯只管喫去自會飽德明

問知止至能得曰如人飲酒終日只是喫酒但酒力到時一杯深如一杯儒用

知止至能得是說知至意誠中間事閎祖

大學章句說誠處若兼動即便到得地位所以細分方問知與得如何分別曰知只是方知得便是在手問得莫是行所知了時曰也是如此又曰只是分個知與得知得在外得便在我去聲知得

語類卷十四 此外

器遠問致知者推知事物之理還當就甚麼樣事推致其理曰眼前凡所應接底都是物事事事都有箇極至之理便要知得到若知不到便都沒分明若知得到便着定恁地做更無第二第三着止緣人見道理不破便恁地苟簡且恁地做也得都不做得第二義曹問如何是第二義曰如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之類決定着恁地不恁地便不得又如在朝須着進君子退小人這是第二義有功決定着賞有罪決定着誅更無小人可用之理更無包含小人之理惟見得

不破便道小人不可去也有可用之理這都是第二義第二義如何會好若事事窮得盡道理事事占得第一義做甚麼剛方正大且如為學決定是要做聖賢這是第一義便漸漸有進步處若便道自家做不得且隨分依稀做些子這是見不破所以說道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賊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賊其民者也謂吾身不能者自賊者也負孫○卓錄云曹兄問格物窮理須是事事物物上理會曰也須是如此但窮一件是見得十分徹底窮到極處須是見得不可只到第二第四着便休了若窮不得只道不我窮得到底只得如此這是自恕之言亦非善窮理也如事君便須是進思盡忠退思補過道合則從不合則去也有義不可得而夫者不可不知又云如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賊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以賊其民者也這皆是以下致知

致知所以求為真知是要徹骨都見得透道夫問致知莫只是致察否曰如讀書而求其義處事而求其當接物存心察其是非邪正皆是也寓

因鄭仲履之問而言曰致知乃本心之知如一面鏡子本全體通明只被昏翳了而今逐旋磨去翳四邊皆照見其明無所不到蓋卿

致知有甚了期方致知工夫亦只是且擾擾所已知者玩索推廣將去具於心者本無不足也

格物者格盡也須是窮盡事物之理若是窮得三兩分便未是格物須是窮盡得到十分方是格物賀孫○以下格物兼論窮理

居甫問格物工夫覺見不周給曰須是四方八面去格可學
格物格猶至也如舜格于文祖格于文祖之格是至于文祖處之
問格物還是事未至時格底也有事未至時格底之
所在也有事至時格底之
格物者如言性則當推其如何謂之性如言心則當推其
如何謂之心只此便是格物之窮理格物如讀經看史應接事物理會箇箇是處皆是格物
只是常教此心存莫教他閑沒勾當處公且道如今不
去學問時此心頓放那處賀孫
格物須是從切己處理會去待自家者已定豐然後漸漸
推去這便是能格物道夫
格物者理之所在人所必有而不能無者何者為切
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皆人所不能無者但學者
須要窮格得盡事父母則當盡其孝處兄弟則當盡其
交如此之類須是要見得盡若有一毫不盡便是窮格
不至也人傑
格物莫先於五品方子
格物是窮得這事當如此那事當如彼如為人君便當
止於仁為人臣便當止於敬又更上一着便要窮究得

為人君如何要止於仁為人臣如何要止於敬乃是銖
格物者格其孝當考論語中許多論孝格其忠必將順其
美匡救其惡不幸而仗節死義古人愛物而仗木亦有
時無一些子不到處無一物不被其澤蓋緣是格物得
盡所以如此節
格物須真見得決定是如此為子豈不知是要孝為臣豈
不知是要忠人皆知得是如此然須當真見得子決定
是合當孝臣決定是合當忠決定如此做始得當
如今說格物只晨起開目時便有四件在這裏不用外尋
仁義禮智是也如此方開門時便有四人在門裏
子淵說格物先從身上格去如仁義禮智發而為惻隱羞
惡辭遜是非須從身上體察常常守得在這裏始得曰

人之所以為人只是這四件須自認取意思是如何所
謂惻隱者是甚麼意思且如赤子入井一井如彼深峻
入者必死而赤子將入焉自家見之此心還是如何有
一事不善在自家身上做出這裏定是可羞在別人做
出這裏定是惡他利之所不當得或雖當得而吾心有
所未安便是謙遜辭避不敢當之以至等閑禮數人之
施於己者或過其分便要辭將去遜與別人定是如此
事事物物上各有箇是有箇非是底自家心裏定道是
非底自家心裏定道非就事物上看是底定是是非底
定是非到得所以是之所以非之知只在自家此四者
人人有之同得於天下不待問別人假借堯舜之所以
為堯舜也只是這四箇箇如今若

認得言固分曉方可以理會別道理只是孝有多少樣有如此為孝如此為忠固是忠有如此為忠又有如此而不為忠一一都着斟酌理會過賀孫

問格物最難日用間應事處平直者却易見如交錯冗似處要如此則彼艱要如彼則此艱不審何以窮之曰如何一一頓便要格得他且要見得大綱且看箇大略模是恁地方就裏面旋旋做細如樹初間且先斫倒在這裏逐旋去皮方始出細若難曉易曉底一齊都要理會得也不解恁地但不失了大綱理會一重了裏面又見一重了又見一重次第事之詳略言理會一件又一件以理之淺深言理會一重又一重只管理會須有極盡時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辯之成四節次第恁地

方是寓

或問格物是學者始入道處當如何着力曰遇事接物之間各須一一去理會始得不成是精底去理会粗底又放過了大底去理会小底又不問了如此終是有欠闕但隨事遇物皆一一去窮極自然分明又問世間有一一極小有才底人於事物上亦能考究得仔細如何却无益於己曰他理会底聖人亦理会但他理會底意思不是彼所為者但欲人說他人理會不得者我理會得他人不能者我能之却不切己也又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聖人何事不理會但是與人自不同祖道

傳問而今格物不知可以就吾心之發見理會得否曰公

依舊是要安排而今只且就事物上格去如讀書便就文字上格聽人說話便就說話上格接物便就接物上格精粗大小都要格它久後會通徹底便是精小底便是大這便是理之一本處而今只管要從發見處理會且如見赤子入井便有怵惕惻隱之心這箇便是發了更如何理會須待它自然發了方理會得它一年都能理會得多少聖賢不是教人去黑淬淬裏守着而今且大着心胷大開着門端身正坐以觀事物之來便格它

燮孫

世間之物無不有理皆須格過古人自幼便識其具且如事親事君之禮鍾鼓鏗鏘之節進退揖遜之儀皆目熟其事躬親其禮及其長也不過只是窮此理因而漸多於天地鬼神日月陰陽草木鳥獸之理所以用工也易今人皆無此等禮數可以講習只靠先聖遺經自去推究所以要人格物主敬便將此心去體會古人道理循而行之如事親孝自家既知所以孝便將此孝心依古禮而行之事君敬便將此敬心依聖經所說之禮而行之一一須要窮過自然浹洽貫通如論語一書當時門人弟子記聖人言行動容周旋揖遜進退至為纖悉如鄉黨一篇可見當時此等禮數皆在至孟子時則漸已放棄如孟子一書其說已寬亦有但論其大理而已細

問實從周曾看格物一段否因言聖人只說格物二字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會且自一一念之微以至事事物物若靜若動凡居處飲食言語無不是事無不各有箇天

理人欵須是逐一驗過雖在靜處坐亦須驗箇敬肆敬便是天理肆便是人欵如居處便須驗得恭與不恭執事便須驗得敬與不敬有一般人專要就寂然不動上理會及其應事却七顛八倒到了又牽動他寂然底又有人專要理會事却於根本上全無工夫須是徹上徹下表裏洞徹如居仁便自能由義由義便是居仁敬以直內便能義以方外敬以方外便是敬以直內德明

才仲問格物是小學已有開明處了便從大學做將去推致其極曰人也不解無箇發明處才有些發見處便從此接將去漸漸開明只如一箇事我才發心道我要做此事只此便是發見開明處了便從此做將去五代時有一將官年大而不識字既貴遂令人於每件物事上書一名字帖之渠子細看久之漸漸認得幾箇字從此推將去遂識字耕

問格物則恐有外馳之病曰若合做則雖治國平天下之事亦是已事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不成也說道外馳又問若如此則恐有身在此而心不在此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有此等患曰合用他處也著用又問如此則不當論內外但當論合為與不合為先生頷之

若格物則雖不能盡知而事至物來大者增些子小者減些子雖不中不遠矣節

問格物工夫未到得貫通亦未害否曰這是甚說話而今

問學者所以學便須是到聖賢地位不到不肯休方是但用工做向前去但見前路茫茫地白莫問程途少閒自家到如何先立一箇不解做得便休底規模放這裏了如何做事且下手要做十分到了只做得五六分到了只做得三四分下手做三四分便無了且諸公自家裏来到建陽直到建陽方休未到建陽半路歸去便是不到建陽聖賢所為必不如此如所謂君子鄉道而行半塗而廢總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須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子又曰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

人多把這道理作一箇懸空底物大學不說窮理只說箇格物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會如此方見得實體所謂實體非就事物上見不得且如作舟以行水作車以行陸今試以衆人之力共推一舟於陸必不能行方見得舟果不能以行陸也此之謂實體德明

問道之不明蓋是後人舍事迹以求道曰所以古人只道格物有物便有理若無事親事君底事何處得忠孝節窮理二字不若格物之為切便就事物上窮格如漢人多推索之所以失漢之所以得故得失易見然彼亦無那格底意思若格之而極其至則秦猶有餘失漢亦當有餘得也又云格謂至也所謂實行到那地頭如南劒人往建寧須到得郡廳上方是至若只到建陽境上即不謂之至也德明

格物不說窮理却言格物蓋言理則無可捉摸物有時而離言物則理自在自是離不得釋氏只說見性下梢尋得一箇實洞無礙底性亦由他說於事上更動不得孫賀
所謂窮理者事事物物各自有箇事物底道理窮之須要周盡若見得一邊便不該通窮之未得更有一邊欵曲推明蓋天理在人終有明處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謂人合下便有此明德雖為物欲掩蔽然這些明底道理未嘗泯絶須從明處漸漸推將去窮到是處吾心亦自有準則窮理之初如攻堅物必尋其鏍隙可入之處乃從而擊之則用力為不難矣孟子論四端便各自有箇柄靶仁義禮智皆有頭緒可尋即其所發之端而求其可見之體莫非可窮之理也謨

格物窮理有一物便有一理窮得到後遇事觸物皆撞着這道理事吾便遇忠事親便遇孝居處便恭執事便敬與人便忠以至參前倚衡無往而不見這箇道理若窮不至則所見不真外面雖為善而內實為惡是兩箇人做事了外而為善是一箇人裏面又有一箇人說走我不好如今須勝得那一箇不好底人去方是豈有學聖人之書為市井之行這箇窮得箇箇是見得箇箇道理親切了未解便能脫然去其舊習其始且見得箇道理親切如此那事不是亦不敢為其次見得親切則不為之而舊習都忘之矣子蒙

不是要格那物來長我聰明見識了方去理會自是不得

不理會

大學說一格物在裏却不言其所格者如何學者欲見下工夫處但看孟子便得如說仁義禮智便窮到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心說好貨好色好勇便窮到大王公劉文武說古今之樂便窮到與民同樂處說性便格到纖毫未動處這便見得他孟子胸中無一毫私意蔽塞得也故其知識包宇宙大無不該細無不燭道夫

居甫問格物窮理但理自有正有精今學者且須理會正緊要必告父母學者所當守至於不告而娶自是不是到此處別理會如事君臣救其惡是正理伊川說納約自牖又是一等今於此一段未分明却先為彼引去如孔子說危行言孫

當春秋時亦自如此今不理會平當處纔見聖人書中有此語便要守定不移駁駁必至於行孫矣此等風俗浙江甚盛殊可慮可學

問格物之義固要就一事一物上窮格然如呂氏楊氏所發明大本處學者亦須兼考曰識得即事即物物上便有大本不知大本是不曾窮得也若只說大本便是釋老之學德明

致知格物只是一箇道夫以下致知格物

致知格物是逐物格將去致知則是推得漸廣賜

格物是物物上窮其至理致知是吾心無所不知格物是零細說致知是全體說時舉

張仁叟問致知格物曰物莫不有理人莫不有知如孩提之童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知敬其兄以至於飢則知求食渴則知求飲是莫不知也但所知者止於大畧而不能推致其知以至於極耳致之為義如以手推送去之義凡經傳中云致者皆如此時舉

問知如何致物如何格曰格提之童莫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莫不知敬其兄以至於有是知而不能極盡其知者先充入欲害之也故學者必須推廣其知則無不明矣致字如推開去譬如暗室中見一物須是漸漸近前看方見得大小大明之致知亦如此也格物是為入君子於仁為人臣止於敬之類事事物物各有箇至極之處所謂止者即至極之處也然須是極盡其理方是可止之地若得八分猶有二分未盡也不是須是極盡方得又曰知在我理在物祖道

黃去私問致知格物曰致字有推出之意前輩用致字多如此人誰無知為子知孝為父知慈只是知不盡須是要知得透底且如一穴之光也喚做光然逐旋開剔得大則其光愈大物皆有理人亦知其理如當慈孝之類只是格不盡但物格於彼則知盡於此矣又云知得此理盡則此箇意便實若只知未透處這裏面便黑了傑

劉圻父說格物致知曰他所以下格字致字者皆是為自家元有是物但為他物所敝耳而今便要從那知處推開去是因其所已知而推之以至於無所不知也義剛

郭叔雲問為學之初在乎格物物有理弟恐氣稟昏愚

不能格至其理曰人箇箇有知不成都無知但不能推而致之耳格物理至徹底處又云致知格物只是一事非是今日格物明日又致知格物以理言也致知以心言也恪

問致知是欲於事理无所不知格物是格其所以然之故此意通否曰不須如此說只是推極我所知須要就那事物上理會致知是自我而言格物是就物而言若不格物何緣得知而今人也有推極其知者却只泛泛然竭其心思都不就事物上窮究如此則終無所止義剛曰只是說所以致知必在格物曰正是如此若是極其所知去推究那事物則我方能有所知義剛

致知格物固是合下一千夫到後亦離這意思不得學者要緊在求其放心若收拾得此心存在已自看得七八分了如此則本領處是非善惡已自分曉惟是到那變處方難到那裏便用子細研究若那分曉底道理却不難見只是學者見不親切故信不及如漆雕開所謂吾斯之未能信若見得親切自然信得及看得大學了時把來傳來看見得古人所以處事變處儘有短長賀孫

人之一心本自光明常提撕他起莫為物欲所蔽便將這箇做本領然後去格物致知如大學中條目便是材料聖人教人將許多材料來脩治平此心令常常光明耳

按脩治字疑伊川云我使他思時便思如此方好儻醒時便思一如此且如我而眼光瞻瞻又白日裏在大路上行如何會別被人引去草中只是我自

昏瞶或暗地裏行便被別人胡亂引去耳但只要自家常醒得他做主宰出乎萬物之上物來便應易理會底便理會得難理會底思量久之也理會得若難理會底便理會不得是此心尚昏未明便須提醒他纔

問致知在格物曰知者吾自有此知此心虛明廣大無所不知要當極其至耳今學者豈無一斑半點只是為利欲所昏不曾致其知孟子所謂四端此四者人心發見於外吾友還曾平自的見其有此心須是見得分明則知可致今有此心而不能致臨事則昏惑有事則滕擾百種病根皆自此生又曰凡日用之間作事接人皆是接人何處為窮理

致知分數多始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四者皆致知只力行一件是行言致言格言是要見得到盡處若理有未格處是於知之之體尚有未盡格物不獨是仁孝慈敬信五者此只是大約說耳且如說父子須更有毋在更有中大婦在凡萬物萬事之理皆要窮但窮到底無復餘蘊方是格物大雅

致知格物便是志於道據於德却是討得箇匡格子義剛

格物致知是極粗底事但致知格物便是那天命之謂性底事下等事便是上等工夫

義剛

曹又問致知格物曰此心愛物是我之仁此心要愛物是我之義若能分別此事之是此事之非是我之智若能

別尊卑上下之分是我之禮以至於萬物萬事皆不出此四箇道理其實只是一箇心一箇根柢出來拱枝長葉卓

蔣端夫問致知在格物胷中有見然後於理無不見曰胷中如何便有所見譬如嬰兒學行今日學步明日又步積習既久方能行天地萬物莫不有理手有手之理足有足之理手足若不舉行安能盡其理格物者欲窮極其物之理使無不盡然後我之知無所不至物理即道理天下初無二理

問知至意誠求知之道必須存神索至不思則不得誠是否曰致知格物亦何消始此說所謂格物只是眼前處置事物酌其輕重窮極其當處便是亦安用存神索至只如吾胷中所見一物有十分道理若只見二三分便是見不盡須是推來推去要見盡十分方是格物既見十分便是知止震

或問致知須要誠既是誠了如何又說誠意致知上本無誠字在上面說為學之始須在致知不致其知如何知得啟致其知須是格物格物云者要窮盡九分九釐以上方是格謙

若不格物致知卻箇誠意正心方是揉在這裏不是自然若是格物致知便自然不用強揉

元昭問致知格物只作窮理說曰不是只作窮理說格物所以窮理又問格物是格物與人知物與人之異然後可作一夫曰若作致知在格物論只是胡說既知人與

物異後待作意合殺格物是格盡此物如有一物凡十
辨已知五辨尚有五辨未知是為不盡如一鏡為一半
明一半暗是一半不盡格盡物理則知盡如元昭所云
物格知至當如何說子上問向見先生答江德功書如
此說曰渠如何說已忘却子上云渠作接物曰又更錯
陳問大學次序在聖人言之合下便都能如此還亦須從
致知格物做起但他義理昭明做得来恐易曰也如此
學只是聖人合下體段已具義理都曉得畧畧恁地點
驗一過其實大本處都盡了不用學只是學箇沒緊要
底如中庸言發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不能焉人多
以至為道之精妙處若是道之精妙處有所不知不能
便與庸人無異何足以為聖人這至只是道之盡處所
不知不能是沒緊要底事他大本大根元無欠闕只是
古今事變禮樂制度便也須學寅
子善問物格曰物格是要得外面無不盡裏面亦清徹無
不盡方是不走作格物
上而無極太極下而至於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亦各有
理一書不讀則闕了一書道理一事不窮則闕了一事
道理一物不格則闕了一物道理須着逐一件與他理
會過道夫
叔文問格物莫須用合內外否曰不須恁地說物格後他
內外自然合蓋天下之事皆謂之物而物之所在莫不
有理且如草木禽獸雖是至微至賤亦皆有理如所謂
仲夏斬陽木仲冬斬陰木自家知得這箇道理處之而

各得其當便是且如鳥獸之情莫不好生而惡殺自家知得是恁地便須見得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方是要之今且自近以及遠由粗以至精道夫○寓錄別出

問格物須合內外始得曰他內外未嘗不合自家知得物之理如此則因其理之自然而應之便見合內外之理目前事事物物皆有至理如一草一木一禽一獸皆有理如一草木春生秋殺好生惡死仲夏斬陽木仲冬斬陰木皆是順陰陽道理砥錄作皆是底道理自家知得萬物均氣同體見得生不忍食肉非其時不伐一木不殺一獸不殺胎不妖夭不覆巢此便是合內外之理寓砥錄

知謂天下事物之理知無不到之謂若知一而不知二知大而不知細知高遠而不知幽深皆非知之至也要須四至八到無所不知乃謂至耳因指燈曰亦如燈燭在此而光照一室之內未嘗有一些不到也僩孫○以下知至

知至謂如親其所親長其所長而不能推之天下則是不知至盡之於外欲親其所親長其所長而自家裏面有所不到則是不能盡之於內須是其外無不周內無不盡其方是知至僩孫

子升問知止便是知至否曰知止就事上說知至則心之知識無不盡木之說知止知事之所當止知至就事上說舉其重而言閎祖

問致知之至知至之至有何分別曰上一致字是推致去

為也下一至字定已至先着二至字一旁着二人字一為格物只是就事上理會知至是人從旁推至節
格物便是下手處知至便是此心透徹廣
致知未至譬如一箇鐵片亦割得物事只是不如磨得芒
刃十分利了一鉾便破若知得切了事事物物至面前
莫不迎刃而解賀孫
未知得至時一似捕龍蛇捉虎豹相似到知得至了知得
地平平做將去然節次自有許多工夫到後來紮定雖
是自家所為皆足以興起斯民又須是以天下之心審
自家之心以自家之心審天下之心使之上下四面都
平均齊一而後可賀孫
鄭仲履問某觀大學知至見得是乾知道理曰何用說乾

知只理會自家知底無不盡便了盡卿
知至如易所謂極深研幾也能通天下之志這一句畧
相似能慮便是研幾如所謂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
這一句却相似要孫
問定靜安慮得與知至意誠心正是兩事只要行之有先
後處先生解安定慮得與知至似一般如何曰前面只
是大綱且如此說後面却是學者用力處去偽
致知不是知那人不知底道理只是人面前底且如義利
兩件昨日雖看義當為然而却又說未做也無害見得
利不可做却又說做也無害這便是物未格知未至今
日見得義當為決為之利不可做決定是不做心下自
肯自信得及這便是物格便是知至了此等說話為

無底地言語冊子上寫不得似恁地說出却較見分曉
植○以下物格知至
問格物窮理之初事之物心也要見到那裏了自固是要見到那裏然也約摸是見得直到物格知至那時方信得及寓
字約問物格知至到曾子悟忠恕於一唯處方是知得至否曰亦是如此只是就小處一事一物上理會得到亦是知至賀孫
或問物格而后知至一句或謂物格而知便至如此則與下文而后之例不同曰看他文勢只合與下文一般說但且謂之物格則不害其為一事一物在到知則雖萬物亦只是一箇知故必理無不窮然後知方可盡今或問中却少了他這意思

大學物格知至處便是凡聖之關物未格知未至如何殺也是凡人須是物格知至方能脩心不它而入於聖賢之域縱有敏鈍遲速之不同頭勢也都自向那邊去了今物未格知未至雖是要過那邊去頭勢只在這邊如門之有限猶未過得在問伊川云非樂不足以語君子便是物未格知未至過得關否曰然其嘗謂物格知至後雖有不善亦是白地上黑點物未格知未至縱有善也只是黑地上白點是學者之關誠意是善惡關誠得來是格物是夢覺關格得來不得只是夢
誠意是善惡關善誠不得只是惡
過得此二關上面工夫却一節易如一節了到得平天下處尚有些工夫只為天下闊須着如此點檢又

曰誠意是轉關處又曰誠意是人鬼關誠得來是人誠不得是鬼○夔孫

致知誠意乃學者兩箇關致知與善之關透得致知之關則善不然則惡致知誠意以上工夫較省逐旋開去至於治國平天下地步愈濶却須要照顧得到人傑

知至意誠是凡聖界分關隘未過此關雖有小善猶是黑中之白已過此關雖有小過亦是白中之黑過得此關正好着力進步也道夫

大學所謂知至然後能誠其意也今之學者只說據存而不講明義理則此心憒憒何事於據存也其嘗謂誠意一節正是聖凡分別關隘去處若能誠意則是透得此關透此關後涌々然自在為君子不然則嶇嶇不免為小人之歸也致知所以先於誠意者如何曰致知者須是知得盡尤要潛玩常只將知至之至作盡字說近來看得合作切至之至知之切然後貫通得誠意底意思如程先生所謂真知者是也 謨

論誠意曰過此一關方是人不是賊又曰過此一關方會進一未云過得此關猶有七分是小人蓋卿理方牢固方子道

鍾唐傑問意誠曰意誠只是要情願做工夫若非情願亦強不得未過此一關猶有七分是小人在又曰意誠心正過得此關義理方穩不然七分是小人在又曰意不誠底是私過心不正底是公過方子

深自省察以致其知痛加剪落以誠其意（升卿○致知誠意）
知與意皆出於心知是知覺處意是發念處（閎祖）
致知無毫釐之不盡字其所以無須臾之或離致知如一事只知得三分這三分知得是虛偽為善須十分知善之可好若知得九分而一分未盡只此一分未盡便是鶻突苟且之根少間說便為惡也不妨便是意不誠所以貴致知窮到極處謂之致或得於小而失於大或得於始而失於終或得於人極有深淺惟致知則無一事之不盡無一物之不知以心驗之以身體之逐一理會過方堅實（個）

說為學次第曰本末精粗雖有先後然一齊用做去且如致知格物而後誠意不成說自家物未格知未至且未要誠意須待格了知了却去誠意安有此理聖人亦只說大綱自然底次序是如此拈着底須是逐一旋旋做將去始得常說田子方說文侯聽樂處亦有病不成只去明官不去明音亦須畧去理會始得不能明音又安能明官或以官為商以角為徵自家緣何知得且如遵豈之事則有司存非謂都不用理會遵豈但比似容貌顏色辭氣為差緩耳又如官名在孔子有甚緊要處聖人一聽得鄒子會便要去學蓋聖人之學本未精粗無不備但不可輕本而重末也今人閑坐過了多少日子得禮臨事有多少利害雖且如儀禮一節自家立朝不曉

吳仁甫問誠意在致知格物後如何曰源頭只在致知
至之後如從面上放水來已自迅流湍決以是臨時又
要畧畧撥剔莫令壅滯爾錄

問誠意莫只是意之所發制之於初否曰若說制便不得
須是先致知格物方始得人莫不有知但不能致其知
耳致其知者自裏面看出推到無窮盡處自外面看入
來推到無去處方始得了意方可誠致知格物是原頭
上工夫看來知至便自心正不用誠意兩字也得然無
此又不得譬如過水相似無橋則過不得意有未誠也
須著力不應道知已至不用力

知若至則意無不誠若知之至欲着此物亦留不住東西
南北中央皆着不得若是不誠之人亦不肯盡去亦要
留些子在（知至一段　意誠一段）

問知至到意誠之間意自不聯屬須是別識得天理人欲
分明盡去人欲全是天理方誠曰固是這事不易言須
是格物精熟方到此境界常無事天理實然有纖毫私欲
便能識破他自來點檢慣了譬有賊來便識得便捉得
他不曾用工底與賊同眠同食也不知大雅

周震亨問知至意誠云有知其如此而行又不如此者是
如何曰此只是知之未至問必待行之皆是而後驗其
知至歟曰不必如此說而今說與公是知之未至公不
信且去就格物窮理上做工夫窮來窮去未後自家真
箇見得此理是善與是惡自心甘意肯不去做此方是
意誠若猶有一毫疑貳底心便是知未至意未誠矣後

依舊去做然學者未能便得會悉地須且致其知工夫
積累方會知至雖
知至而后意誠須是真知了方能誠意知苟未至雖欲誠
意固不得其門而入矣惟其胷中了然知得路逕如此
知善之當好惡之當惡然後自然意不得不誠心不得
不正因指燭曰如點一條蠟燭在中間光明洞徹無處
不照雖欲將不好物事來亦沒安頓處自然着它不得
若是知未至譬如一盞燈用罩子蓋住則光之所及者
固可見光之所不及處則皆黑暗無所見雖有不好物
事安頓在後面固不得而知也（朱子語錄云知既至則意可
及處有賊潛藏在彼不可知若燈在中間總照不
方八面都光明了他便無看身處所以貴格物如佛
老之學它非無長處但它只知得一路其知之所以及

者則路逕甚明無有差錯其知所不及處則皆頓倒錯
亂無有是處緣無格物工夫也問物未格時意亦當誠
曰固然豈可說物未能格意便不用誠自始至終意常
要誠如人適楚當南其轅豈可謂吾未能到楚且北其
轅但知未至時雖欲誠意其道無由如人夜行雖知路
從此去但黑暗行不得所以要得致知知至則道理坦
然明白安而行之今人知未至者也知道善之當好惡
之當惡然臨事不如此者只是實未曾見得若實見得
自然行處無差

問知至而后意誠曰知則知其是非到意誠實則無不是
欲知知之真不真意之誠不誠只看做不做如何真箇如
此做底便是知至意誠道夫

無有非無一毫錯此已是七八分人然又不是今日知至意亂發不妨待明日方誠如言孔子七十而從心不成未七十心皆不可從只是說次第如此白居易詩云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孟子心不動吾今其庶幾詩人玩弄至此（可學錄別出）

舜功問致知誠意是如何先後曰此是當初一發同時做底工夫及到成時知至而后意誠耳不是方其致知則脫空妄語猖狂妄行及到誠意始旋收拾也孔子三十而立亦豈三十歲平月初一日乃子立乎白樂天有詩吾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孟子心不動吾今其庶幾此詩人滑稽耳

學者到知至意誠便如高祖之關中光武之河內矣

問知至而后意誠故天下之理反求諸身實有於此似從外去討得來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思二字）又笑曰某常說人有兩個兒子一箇在家一箇在外去幹家事其父却說道在家底是自家兒子在外底不是的

或問知至以後善惡能判何由意有未誠處曰克己之功乃是知至以後事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一念縱放下便是失其正自古無放心底聖賢然一念之微所當深謹纔說知至後不用誠意便不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去聲）毫釐間不可不子細理會纔說太快便失却此心惟危（去聲）知極其至有時意又不誠是如何椿無對曰且去這項功夫也

蘇孫

裏子細窮究一日熏云是知之未極其至先生曰是則是今有二人一人知得這是善這是惡又有一人真知得這是善當為惡不可為然後一人心中如何見得他是真知矣處椿亦無以應先生笑曰且放下此一段緩緩尋思自有超然見到處椿

誠意方能保護得那心之全體以下誠意

問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於理而無所雜曰只為一便誠二便雜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一故也小人閒居為不善著其善二故也只要看這此便分曉二者為是真底物事却看此假撓放裡便成詐偽如這一盞茶一味是茶便是真才有此別底滋味便是有物夾雜了便是二

意誠後推盪得渣滓靈利心盡是義理閎祖以下意誠

意誠如蒸餅外面是白麵透裡是白麵意不誠如蒸餅外面雖白裡面却只是粗麵一般閎祖

心言其統体意是就其中發處正心如戒懼不睹不聞誠意如謹獨又曰由小而大意小心大閎祖以下誠意

康叔臨問意既誠矣心安有不正曰誠只是實雖是意誠然心之所發有不中節處依舊未是正亦不心如此致疑大要只在致知格物上如物格知至上面莽雖見得似小其病却大自脩以往只是如破竹然逐節自分明去今人見得似難其實却易入入德處全在致知格物譬如適臨安府一路請一正着起草鞋便會到未須問所過州縣那个在前那个在後那个是繁盛那个是荒

索乎其全在致知格物上謙。論格物致知（章正心以下）
問心本也意特心之所發耶今欲正其心先誠其意似倒
說了口心無形影教人如何撐拄須是從心之所發處
下手先須去了許多惡根如人家裡有賊先去了賊方
得家中爭如人種田不先去了草如何下種須去了自
欺之意意誠則心正誠意最是一段中緊要工夫下面
一節輕一節重或云致知格物也緊要曰致知知之始誠
意行之始兼孫
或問意者心之所發如何先誠其意曰小底却會牽動了
大底心之所以不正只是私意牽去意才實心便自正
聖賢下語一字是一字不似今人作文字用這一字也得
改做那一字也得

格物者知之始也誠意者行之始也意誠則心正自然去
一節易似一節拱壽
致知誠意兩節若打得透時已自是个好人真它事一節
大如一節病敗一節小如一節自脩
格物者窮事事物物之理致知者知事事物物之理無所
不知知其不善之必不可為故意誠意既誠則好樂自
不足以動其心故心正格
格物致知格物十事格得九事通透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
致知格物正心誠意不可着纖毫私意在其中（橅錄云便是矣）
只格得九分一分不透最不可凡事不可着个且字且
字其病甚多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雖是有許多節次然其進之遲速則

又隨人資質敏鈍褒孫
大學於格物誠意都煆煉成了到得正心脩身處只是行
將去都易了夔孫
致知誠意正心知與意皆從心出來知則主於別識意則
主於營為知近性近體意近情近用端蒙
敬之問誠意正心脩身曰若論淺深意恩則誠意工夫較
深正心工夫較淺若以小大看則誠意較緊細而正心
脩身地位又較大又較施展賀孫
誠意正心脩身意是指已發處看心是指體看意是動心
又是訣動靜身對心而言則心正是內能如此身脩是
內外都盡若不各自做一節功夫不成說我意已誠矣
心將自正則恐懼好樂忿懥引將去又却邪了不成說

心正矣身不用管則外面更不顧而遂心迹有異矣須
是無所不用其極端蒙
或問意者聽命於心者也今曰欲正其心先誠其意意乃
在心之先矣曰心字卒難摸索心譬如水水之體本澄
湛却為風濤不停故水亦搖動又須風濤既息然後水
之體靜人之無狀汙穢皆在意之不誠又須去此然後
能正其心及心既正後所謂好惡哀敬與脩身齊家中
所說者皆是合有底事但當時時省察其固滯偏滕之
私耳閒祖道錄疑同聞別出

問心者身之主意者心之發意發於心則意當聽命於心
今曰意誠而后心正則是意反為心之管束矣何也曰
心之本體何嘗不正所以不得其正者蓋由邪惡之念

勃勃而興有以動其心也譬之水焉本自瑩淨寧息蓋因波濤洶湧水逐為其所激而動也更是大學次序誠意最要學者苟於此一節分別得善惡取舍是非分明則自此以後凡有忿懥好樂親愛畏敬等類皆是好事大學之道始不可勝用矣壯祖

問心如何正曰只是去其害心者端蒙

或問正心脩身曰今人多是不能去致知處看為此心多為物欲所陷了惟聖人能提出此心使之光明外来底為物欲皆不足以動我內中發出底又不陷了祖道

心纔不正其終必至於敗國亡家僩

誠意正心章一說誠其意而心自正一說意誠矣而心不可不正問脩身齊家亦然否曰此是交會處不可不

看又曰誠意以敬為先泳

或問正心誠意莫有淺深否曰正心是就心上說脩身是就應事接物上說那事不自心做出来如脩身如絜矩都是心做出来但正心却是萌芽上理會若脩身與絜矩等事却是各就地頭上理會

問矩等事却是各就地頭上理會毅然問家齊而后國治天下平如堯有冊朱舜有瞽瞍周公有管蔡而能平治何也曰堯不以天下與冊朱而與舜舜能使瞽瞍不格姦周公能致辟于管蔡使不為亂便是措置得好了然此皆聖人之變處想今人家不解有那瞽瞍之父冊朱之子管蔡之兄都須如此思量去理會那常處淳

壹是一切也漢書平帝紀一切顏師古注猶如以刀切物

取其整齊泳李從之問壹是皆以脩身爲本何故只言脩身曰脩身是本天下國家是末凡前面許多對天下國家說脩身是本事便是理會脩身其所厚者薄所薄者厚又是以家對國說耳

問大學解所厚謂家若誠意正心亦可謂之厚否曰不可此只言先後緩急所施則有厚薄節

問大學之書不過明德新民二者而已其自致知格物以至平天下乃推廣二者爲之條目以發其意而傳意則又以發明其爲條目者要之不過此心之體不可不明而致知格物誠意正心脩身却是得時只消明明德一句便了不用下面許多聖人爲學者難曉故推說許多節目今且以明德新民互言之則明明德者所以自新也新民者所以使人各明其明德也然則雖有彼此之間其爲欲明之德則彼此無不同也譬之明德却是材料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却是下工夫以明其明德耳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之際要得常見一个明德隱然流行于五者之間方分明明德如明珠常自光明但要時加拂拭耳若爲物欲所昏則是珠爲泥涴然光明之性依舊自在大雅。以下論綱領條目

大學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此三个是大綱做下夫子全在此三句內下面五句是說效驗如此上面是服藥下面是說藥之效驗正如說服到幾日效如此又服到幾日效又如此看來不須說效亦得服到日子

滿時自然有效但聖人須要說到這田地教人知明明德三向後面又分析開八件致知至脩身五件是明明德事齊家至平天下三件是新民事至善只是做得恰好後面傳又立八件詳細剖析八件意思大抵閑時喫緊去理會須要把做一件事看橫在胸中不要放下若理會得透徹到臨事時一一有用處而今人多是閑時不喫緊理會及到臨事時又不肯下心推究道理只說且放過一次亦不妨只是安于淺陋所以不能長進終於無成大抵是不曾立得志枉過日子且如知止只是閑時窮究得道理分曉臨事時方得其所止若閑時不曾知得臨事親固是用考也須閑時理會如何了得事親時方合得這道理事君

亦然以至凡事都如此又問知止是萬事萬物皆知得所止或只指一事而言曰此徹上徹下知得一事亦可謂之知止又問上達天理便是事物當然之則至吾處否曰只是合禮處便是天理所以聖人教人致知格物亦只要人理會得此道理又問大學表裏精粗如何曰自是如此粗是大綱精是裡面曲折處又曰外面事要推闡故齊家而后治國平天下裡面事要切己故脩身正心必先誠意致知愈細密又問真知曰曾被虎傷者便知得是可畏未曾被虎傷底須逐旋思量个被傷底道理見得與被傷者一般方是明作

格物致知是求知其所止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求得其所止物格知至是知所止意誠心正身脩

家齊國治天下平是得其所正大學中大抵虛字多
所謂欲其所而后皆虛字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致知格
物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實字今當就其
緊要實處着手夫如何是致知格物以至于治國平天
下皆有節目須要一一窮究着實方是道夫
問欲明明德於天下至先致其知皆是隔一節所以言欲
如此者必先如此致知在格物所以致知物才格則知已至故云在更無次第
也閎祖
大學明明德於天下以上皆有等級到致知格物處便較
親切了故文勢不同不曰致知在格物也意誠而后心正不說是意誠了便心正但無
詐僞便是誠心不在馬便不正或謂但正心不須致知
格物便可以脩身齊家却恐不然聖人教人窮理只道
是人在善惡中不能分別得故善或以為惡惡或以為
善善可以不為不妨惡可以為亦不妨聖人便欲人就
外面攔截得緊見得道理一分明方可正得心誠得意不
然則聖人告顏子如何不道非禮勿思却只道勿視聽
言動如何又先道居處恭執事敬而後與人忠敬字要
體得親切似得个畏字（銖云以畏訓敬平近之）銖（淡中有滋味曰然）。幹
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至致知在格物欲與先字
謂如欲如此必先如此是言于夫節次若致知在格物
則致知便在格物上看來欲與先字差慢得此字在字
（記先生嘗因諸生問敬寔何訓曰是不得而訓也惟畏庶幾）

又緊得此一段

大學言物格而后知至天下平聖人說得寬不說道能此即能彼亦不說道能此而後可學彼只是如此寬說後面逐段節節更說只待人自看得如何一振

蔡元思問大學八者條目若必待行得一節了旋進一節則沒世窮年亦做不徹看來日用之間須是隨其所在而致力遇着物來面前便用格知之所至便用致意之發便用誠心之動便用正自之應接便用脩家便用齊國便用治方得曰固是他合下便說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便是就這大規模上說起只是細推他節目緊要處則須在致知格物誠意逕邏做將去云云又曰有國家者不成說家未齊未能治國且待我去齊得家了却來治國家未齊治國未能平天下許多事雖是節次如此須要一大學自致知以至平天下許多事雖是節次如此須要一齊理會不是說物格後方去致知意誠後方去正心若如此說則是當意未誠心未正時有家也不去齊如何得且如在下位不獲乎上不信乎朋友不順乎親不誠乎身矣敷句意思亦是如此若未獲乎上更不去治民且一一向去信朋友若未信朋友時且一向去悅親掉了朋友不管須是多端理會方得許多節次聖人亦是畧分個先後與人知不是做一件淨盡無餘方做一件若如此做何時得成又如喜怒上做工夫固是然亦須事事照管不可專於喜怒易揜卦懲

忽窒慾益卦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似此說話甚多聖人却去四頭八面說來須是逐一理會身上許多病痛都要防閑明作

問知至了意便誠抑是方可做誠意工夫曰不能恁地說得這个也在人一般人自便能如此一般人自當循序做但知至了意誠便易且如這一件事知得不當如此做未梢又却如此做便是知得也未至若知得至時便決不如此如人既知烏喙之不可食水火之不可蹈豈肯更試去食烏喙蹈水火若是知得未至時意決不能誠問知未至之前所謂謹獨亦不可忽否曰也不能恁地說得規模合下皆當齊做然這裡只是說學之次序如此說得来快無恁地勞攘且當循此次序初間欲

明明德於天下時規模便要恁地了既有恁地規模當有次序工夫既有次序功效自然有次序后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只是就這規模恁地廣開去如破竹相似逐節恁地去寓說大學次序曰致知格物是窮此理誠意正心脩身是體此理齊家治國平天下只是推此理要做三節看雉大學一篇都是有兩个大節目物格知至是一个誠意脩身是一个才過此二關了則便可直行將去泳

天下平又是一截事自知至至誠意又是一个過接關子賀孫

子自脩身交齊家又是一个過接關

自格物至脩身自淺以及深自齊家至平天下自内以及外 敬仲

或問格物致知到貫通處方能分別取舍初間亦未嘗不知此但較些生澁勉強否曰格物時是窮盡事物之理這方是區處理會到得知至時却已自有个主宰會去分別取舍初間或只見得表不見得裡只見得粗不見得精到知至時方知得到能知得到方會意誠可者必為不可者決不肯為到心正則胸中無些子私蔽洞然光明正大截然有主而不亂此自便脩家便齊國便治而天下可平賀孫

格物致知比治國平天下其事似小然打不透則病痛却大無進步處治國平天下規模雖大然這裡縱有未盡處病痛加之正心誠意如仁能守之到得動之不以禮處只是小未盡善蓋卿○方子錄云格物誠意是小病痛治國平天下是大病痛加之正心誠意如仁能守之到得動之不以禮處只是小未盡善蓋卿○方子錄云格物誠意是小病痛治國平天下是大病痛加之正心誠意如仁能守之到得動之不以禮處只是小未盡善蓋卿○方子錄云格物誠意是小病痛治國平天下是大病痛

問看来大學自格物至平天下凡八事而心是在當中擔着兩下者前面格物致知誠意是理會个心後面身脩家齊國治天下平是心之功用曰據他本經去脩身上截斷然身亦是心主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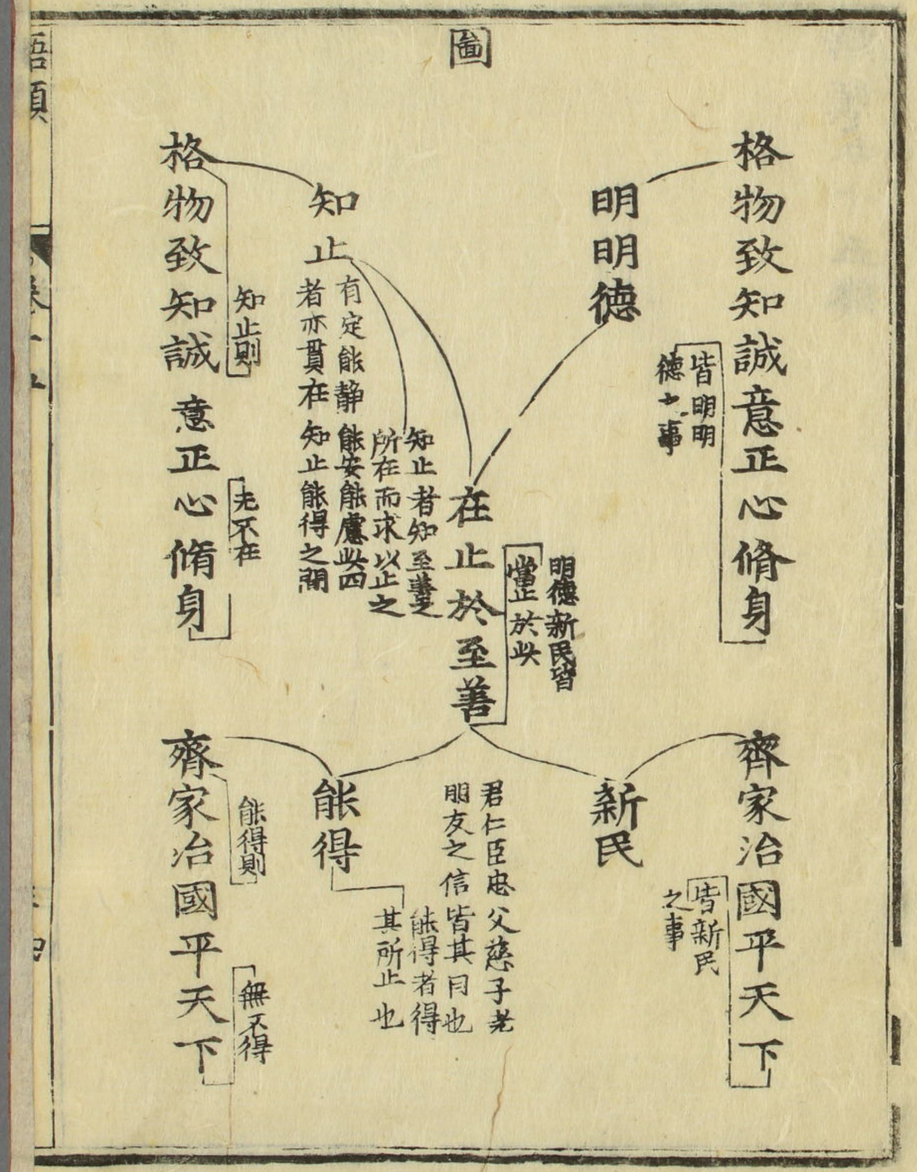
自明明德至於治國平天下如九層寶塔自下至上只是一个塔心四面雖有許多層其實只是一个心明德正心誠意脩身以至治国平天下雖有許多節次其實只是一理須逐一從前面看来看後面又推前面去故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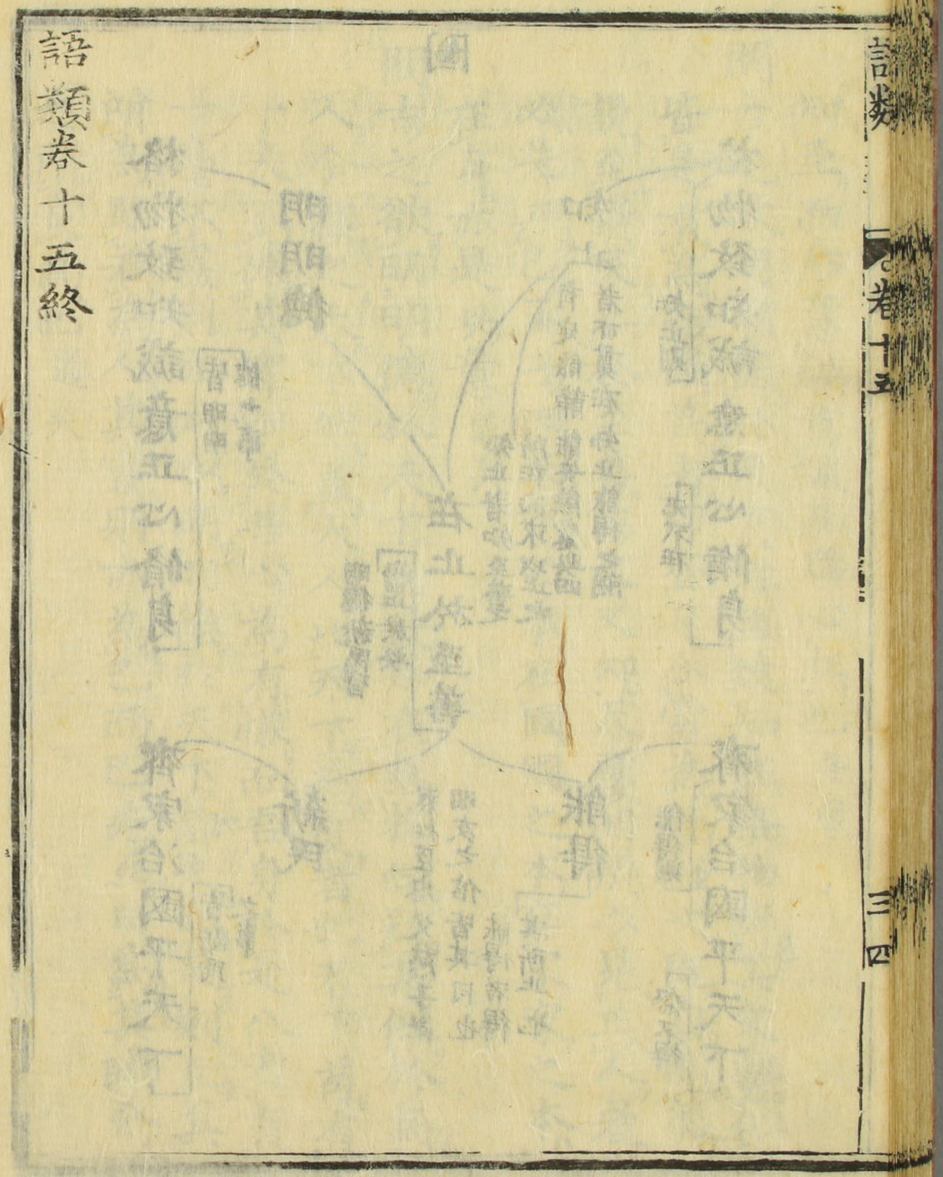
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也子蒙

問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至致知在格物詳其文勢似皆是有為而後為者曰皆是合當為者經文既自明德說至新民止於至善下文又却反覆明辨以見正人者必先正己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亦是此意道夫

問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至致知在格物向疑其似於為又今觀之大不然蓋大人以天下為度者也天下苟有一夫不被其澤則於吾心為有慊而吾身於是不安者有一毫不盡則亦何以明明德於天下耶夫如是則凡其所為雖若為人其實則亦為己而已先生曰為其職分之所當為也道夫

圖





語類卷十五終